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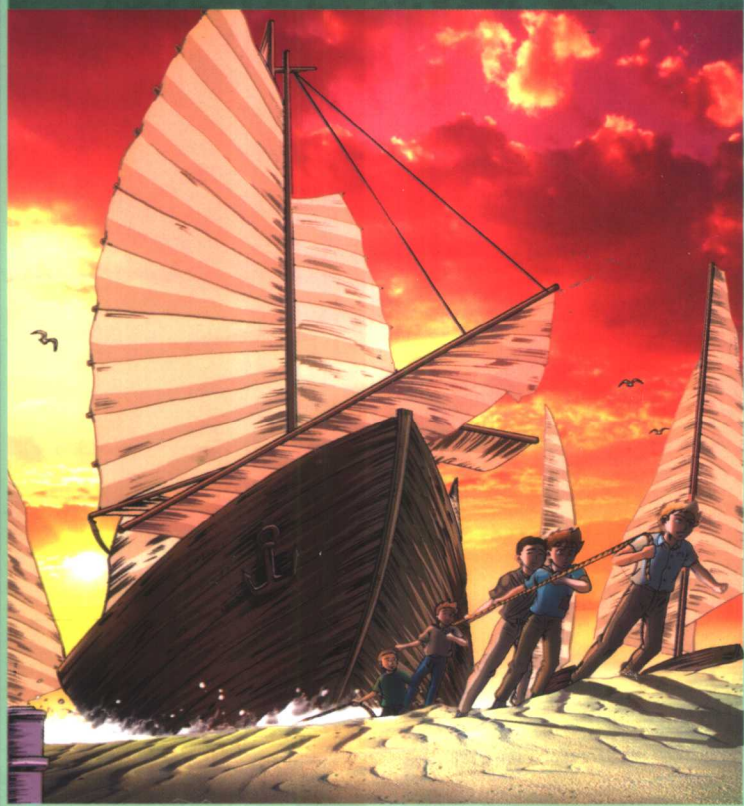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宝 库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TongNian · ZaiRenJian · WoDeDaXue



· 青 少 版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原著：[苏] 高尔基

改写：巫 岚 施家齐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苏)高尔基著;巫岚,施家齐改写.-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6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7-5322-3267-0

I. ①童... ②在... ③我... II. ①高... ②巫... ③施... III. 长篇小
说—作品集—苏联—现代—缩写本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4961 号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绘 画: 曹 洋 封面效果制作: 鄢晓菁 插画上色: 鄢晓菁

改 写: 巫 岚 施家齐 责任编辑: 林伟光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佛山新粤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黑白印张: 10 彩插: 16

2002 年 8 月第一版 200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01-20000 册

ISBN 7-5322-3267-0/I·46

定价: 15.00 元

前 言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生于俄国中部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城,幼年时期父亲就去世了,勤劳善良的母亲因无法养活他,只好把他送到外祖父家度过童年。他只上过三年学,十一岁就走向社会,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他当过学徒工、搬运工、守夜人、面包工等。十六岁时,他只身来到喀山,进入了“社会大学”,在与命运的斗争中他深入俄国社会的最底层,和各个阶层、各种人物接触,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从而不断地丰富了他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

高尔基酷爱学习,在艰苦的劳动之余仍坚持写作实践和阅读大量的书籍。1889年开始文学创作,1892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1898年他的两卷集《随笔和短篇小说》出版,从而成为闻名欧洲的作家。他的早期作品像火一般热情地讴歌了自由和理想,号召革命行动,赞扬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也批判了腐朽的社会制度,揭露黑暗现实和自私、愚昧的小市民习气。1905至1907年,高尔基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1906年写成了长篇小说《母亲》。《母亲》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初俄国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表现了俄国工



人阶级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斗争过程，被列宁称赞为
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写出了
他最著名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
的大学》。

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最初发表于1913年，它
既是作者童年至青年时期生平的自述，也是举世公
认的艺术珍品，是作者根据自己亲身的生活经历，
对俄罗斯19世纪末期社会政治生活所描绘的一幅生
动的历史画卷。作品中主人公阿廖沙的原型就是高
尔基本人，这一形象既是作者早年生活的写照，也
是俄国人民，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经过
磨练后走向新生活的典型。

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来
了，它曾对我国的革命以及广大读者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为了适应广大青少年读者的需求，我们出版
了这部改写本，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编者

2001年10月

目 录

* _____ *

童年1

在人间61

我的大学223



第一章

父亲倒在地板上，房子窄小而昏暗。

他一身白衣，光着脚，快乐的眼睛紧紧闭上了。

母亲跪在地上，为父亲梳理着头发，眼泪不停地从她眼中涌出。

外祖母也在哭，浑身发抖。她极力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我不愿意，我害怕！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要一直跟我说那些话：

“快，跟爸爸告别吧，孩子，你再也见不着他了，可怜的小鸽子……亲爱的……”

记得小时候我得过一场大病，一开始是父亲看护我，后来外祖母专程从外地来照顾我。

“你从哪里来呀？”我问她。

“哦，可爱的孩子，我是从尼日尼坐船来的。水面上可不能走路哦，要坐船才行。”她说。

在水面上不能走路，要坐船，太好玩了！听她说话，我几乎



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位和气的老人。而现在，我更希望她能立刻带我离开这里。

因为我现在觉得太难受了！母亲在不停地号哭着，衣服凌乱，向来梳理得整整齐齐、有如一顶发亮的大帽子般扣在头上的头发也散了，一边的辫子完全乱了，另一边乱糟糟地堆在肩上，看都不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地用小梳子给父亲梳头。

门外站着一些叽叽喳喳议论不休的人，有乡下人，也有警察。

“行了！快点收拾吧！”警察在不耐烦地吼叫着。

刮来一阵风，吹起了遮窗的黑色披肩，一时间“簌簌”作响。这让我想起了以前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玩着玩着，突然天空里“轰”地一声炸雷，吓得我叫了起来。

父亲哈哈大笑，用力把我夹在两腿之间，说：“别怕，没事儿！有我在呢！”

我正想到这里，忽然看见母亲努力地往上站起，但没有能够站稳，立刻又仰面倒了下去。她在地上痛苦地一咧嘴：“赶紧把阿列克塞赶出去！关门！”

外祖母一把把我推到一边，冲着门外就叫：“朋友们，为了基督，请赶快离开这里，这不是霍乱，这是生孩子！”

我一下子就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静静地蹲着看她们。母亲在地上痛苦地打着滚，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母亲在努力地挣扎。外祖母跟在她的身后，穿着黑色衣服的胖胖的身体像个皮球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一直喋喋不休地跟母亲说着话：“瓦柳莎，挺住！圣母保佑！哦，加油啊！”

这样的情景实在是太可怕了！！

她们折腾了很久，直到黑暗中响起一个孩子的哭声。

“哦，感谢上帝，是个男孩！”



能够和我的记忆直接对应上的下一幕情景，是墓地。

记得当时天空中一直飘着细雨，土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变得粘脚。我站在小土丘上，看着别人安葬我的父亲。

黄色的棺材，满是水的土坑里面，有几只青蛙在努力地往上爬。我、外祖母、警察和两个拿着铁锹的乡下人站在挖开的土堆旁边，雨点不停地打下来。

“赶紧埋吧！”警察说。

外祖母用头巾捂住脸哭起来。乡下人开始往坑里填土，土块打在水里，“哗哗”作响。坑里的青蛙刚刚努力爬上来一点，又被土块打了下去。

坟填平了，两个乡下人再将土拍实。我一直在担心那两只青蛙会不会逃不出来。

外祖母领着我，沉默地穿行在有着许多十字架的墓地里。她小心翼翼地问我：“你为什么还不哭呢？”

“我不想哭。”

“哦……那也好。”外祖母总是这样温和。

几天以后，外祖母、母亲和我坐上了一艘轮船，开始往尼日尼市出发。

刚出生的小弟弟死了，包着白布，外面缠着红色的带子，躺在轮船船舱里的小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上，从窗口往外看，水花在“啪啪”地飞溅，一转眼就打上了窗户玻璃，把我吓得跳了起来。外祖母抱住我，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

周围的一切都在颤抖，只有母亲一动不动。她仰面躺着，两手放在脑后，表情严肃。

外祖母轻柔地和我说话，和母亲说话时就大声了一点，但是



态度更显得小心谨慎，似乎是有点怕自己的女儿。

“萨拉多夫到了，那个水手呢，哪去了？！”

母亲忽然愤怒地吼叫起来。

随着她的叫声，一个身穿蓝衣，满头白发的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个木匣子。

外祖母把小弟弟放进木匣，往舱门走去，因为太胖，手里又拿着东西，外祖母几乎无法通过舱门，把她窘在了那里。母亲见状埋怨地叫了一声：“妈妈呀，瞧你！”伸手夺过了匣子，自己领先出去了。外祖母紧紧跟了上去。

我留在屋里，不住地打量那个穿蓝衣服的人。

“你是谁？”

“哦，我是个水手啊。”

“那么萨拉多夫是什么呢？”

“是个城市啊，你看，外面的那个地方就是萨拉多夫城了。”

我看到窗外的雾气中偶尔露出移动着的黑色土地……有点像热气腾腾的黑面包。

我跟他说起雨里被埋掉的青蛙，问他：“你说青蛙能爬上来吗？”

他说：“你别管那些青蛙了，看看你母亲吧……她被折磨成什么样了啊……”

“那我外祖母呢？”

“她和你母亲一起去埋你的小弟弟了。”

他抱了抱我，这时候汽笛响了起来，他赶紧放下我跑了出去。他一跑，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跑了起来，一直跑到了甲板上。

一群旅客正拿着行李往前走，要下船，我跟着他们移动到了踏板前。有人看见我，叫了起来：“嘿，这是谁家的小孩子呀？！”



那个白头发的水手听到叫声赶紧出来把我抱回舱里，一边走一边说：“哦，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你可别再乱跑喽，再乱跑我可要揍你了！”

我一个人呆坐在舱里，渐渐觉得周围静得可怕，行李仿佛整整大了一圈，在使劲地挤着我，心里的不安越来越明显……难道我被抛弃了？！

我拧不动门上的铜把手，只好抄起装牛奶的瓶子对着把手砸过去！瓶子碎了，牛奶淌了出来，一直流进我的靴子里面。

我沮丧极了，哭着睡着了。船的颤动惊醒了我，一睁眼就看到外祖母坐在我身边梳头。她的头发又多又长，梳子在头发里面显得很小时，她的脸也变得很小，有点滑稽。

“你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我问她。

“哦，亲爱的孩子，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呢，年轻的时候，这还是我炫耀的宝贝呢，现在我可诅咒它了！天还早呢，再睡会吧！”她的语调还是很温柔。

“我不睡了。”

“那好，昨天怎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呢？来，小声点告诉我，好不好？”她的语调轻柔甜蜜，永远都那么有耐心，她的笑容总是显得那么愉快，牙齿雪白，在她脸上惟一不好看的就是那个红鼻头了。

外祖母胖胖的，老爱穿黑色的衣服，有点驼背，举止却灵巧得像猫。她爱吸鼻烟。

是她将我带入光明，她是我永远的朋友，我与她最知心！一直以来是她无私的爱指引着我。

40年前的这些日子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一开始坐船旅行的那几天，是多么的美好啊！



天气晴好的时候，我和外祖母整天待在甲板上。

随着轮船的移动，周围的景致在不停地变化。伏尔加河蓝色的水面上，桔红色的轮船在逆流而上，而一张张金色的叶片则缓缓顺流漂下。

外祖母容光焕发地看着这些美景，不时掏出鼻烟来嗅一嗅。
“多美啊！”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含着泪水。她开始不停地给我讲童话故事，她的声调富有节奏，听她说话可以算是一种享受，每次她刚刚讲完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要求她再讲一个。水手们都很喜欢她，常常请她吃东西。

母亲几乎不上甲板来，似乎是在躲着我们。母亲有着高大挺拔的身材，粗粗的辫子顶在头上，像王冠一样。她永远沉默着，周身都被雾笼罩着似的。有一次她严厉地对外祖母说：“妈妈，别说了，人家都在笑话你呢！”外祖母毫不在乎地说：“让他们笑话好了！我才不在意呢！尽量笑吧！”

尼日尼到了。我至今记得外祖母看到尼日尼时显露出来的喜悦之情：“哦，看啊，瓦柳莎，你看啊，多美啊！你都快把这儿忘了吧？哦，亲爱的，你会高兴的！”

母亲笑得很牵强。

轮船停下来了，泊在河中央。水面上，成百根桅杆树林般地耸立着。

一只小船从河岸往轮船的方向靠过来，几个人顺着梯子爬了上来，来到轮船的甲板上。

一个干瘦的小个子老人走在上船的所有人的前面。

“爸爸！”母亲大叫了一声，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

外祖父抱住母亲，用一双又红又小的手抚摸着母亲的脸，他



的嗓音很尖利：“哦，傻孩子，怎么啦？唉，你们这些人啊……”

外祖母陀螺般地旋转，和众人一一亲吻、拥抱，接着就给我介绍：“来，阿廖沙，这个是你的米哈伊尔舅舅，这个是亚科夫舅舅，娜塔莉娅舅妈和你的两个表哥，他们都叫萨沙，表姐卡捷琳娜……”

我不喜欢外祖父，他看了我一眼就把我推开了：“长得和他父亲一个样！”

他身上有一股明显的敌意。

大家上了岸，开始沿着一个斜坡行走。母亲个子很高，外祖父只到她的肩膀，她从上面看着外祖父，就像是在云彩里移动一样。两个舅舅默默地跟在后面，米哈伊尔舅舅是黑发，梳得很光洁，他和外祖父一样的瘦。亚科夫舅舅的头发光亮而卷曲。几位穿鲜艳裙子的妇女和6个都要比我大的孩子，在中间默默地走着。我和外祖母，还有怀孕了娜塔莉娅舅妈一起走，她脸色苍白，常常低声喘息：“哦唷，我走不动了……”

“他们干吗要你来？”外祖母生气地念叨着：“笨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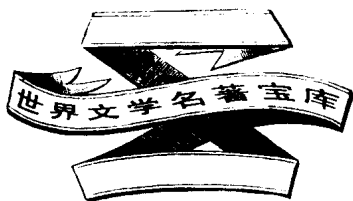
这一群人，无论大人小孩我都不喜欢，我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连外祖母到了他们中间也似乎跟我疏远了。

走完了斜坡，我们来到了顶上，斜坡的右边坐落着一幢结实的平房，它是整条街的第一家。平房的墙上涂着肮脏的粉红色油漆。这所房子占地面积虽然很大，但是实际上里面被分隔成许多拥挤的小房间，到处都是人，而且每个人看上去都怒气冲冲。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陌生味道。

我来到院子里，这里也让人心烦，挂满了湿漉漉的大块大块的布匹，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大水桶，桶里也泡着布。

这是一个染坊。





第二章

这个家——外祖父的家里充满了仇恨。人与人之间总是彼此戒备、提防、攻击着对方，连孩子也不例外。

母亲和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她的两个弟弟正闹着要分家，这是后来外祖母告诉我我才知道的。母亲和我的到来更加深了他们分家的愿望，因为母亲当年违背外祖父的想法嫁人，所以她的嫁妆一直没有拿走，他们认为那理所当然就应该是他们的了。

当然，还有些别的事，比如说谁到更为有利的位置去开新的染坊等等也是他们争吵的重要内容。

才到几天，我们就碰上了他们的一次争吵。

吃饭的时候，两个舅舅突然同时跳起来，冲着外祖父吼叫，狗一般地龇着牙。

“都给我滚出去要饭去！！”外祖父用勺子敲着桌子，气得满脸通红。

母亲在一边一声不吭。外祖母痛苦地劝着大家，但是没有人



听她的。

米哈伊尔舅舅突然甩手给了他弟弟一个大耳光，两个人顿时扭做一团，倒在地板上滚来滚去。

保姆叶芙格尼娅把吓哭的孩子赶出了房间，学徒工茨冈和大胡子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一起制服了舅舅们，外祖父在一旁捶胸顿足地号叫：“你们可是亲兄弟啊！！”

战争一开始，我就跳到了炕上，睁大了眼睛，又紧张，又好奇地看着他们打架。外祖母给舅舅擦着血迹，又气又痛，叹着气：“野种们，你们也该清醒清醒了！”

外祖父扯着撕破了的衬衫，怒气冲天：“老太婆，看看你生的这群畜生！”

外祖母一下子嚎啕大哭起来：“圣母啊，请你保佑我的孩子们，让他们懂点人性吧！”

外祖父听到她哭，发了一阵子呆，忽然低声对外祖母说：“老婆子，留点神，别让他们欺负了瓦尔瓦拉！”

瓦尔瓦拉就是我妈妈的昵称。

外祖父和外祖母细声细气地谈论起分家的问题来，外祖父一开始已经表示了同意，但到最后他又尖利地嘶吼起来：“行了！你比我都疼他们！可你养的都是些什么儿子？！他们会把我的家产吃光喝光的！”

我在炕上吓得一翻身，一下子把熨斗碰到了脏水盆里。外祖父一下便蹿了过来，拎起我，用仿佛是第一次看见我的表情直盯盯地看着我：“你怎么在这里？是你妈让你在这里的吗？”

“是我自己让我在这里的。”

“胡说！”

“不是胡说，是我自己上炕的。”



他一把把我扔下了地，没好气地说：“活像你爸，滚！！”
我飞也似地逃了出去。

我非常害怕外祖父，总觉得他的绿眼珠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我看。

“唉，你们这些人啊……！”他常常这样突如其来地叹气，也不知在感叹什么。“人啊……”的尾音总是被他拉得长长的。

但是外祖父总是坐在我的对面和我面对面地交谈，也许是为了引起其他孩子对我的嫉妒吧？的确，这一点让他们很是羡慕。

没过几天，外祖父就开始要我学做祈祷。

娜塔莉娅舅妈教我念祷词。她长着一张娃娃脸，眼睛清澈明亮，闪烁着美丽的蓝色。

我非常喜欢这双漂亮的眼睛，就一直盯着她看。

她微微眯起了眼，用低得快要听不见的声音说：“跟我念：‘我们在天之父……’”

每当我提问，她总是局促不安地四处张望，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害怕什么。她总是急急地、低声地说：“行了，别问我了，越问越麻烦。跟我念：‘我们在天之父……’”

这让我很不高兴，就故意把祷词念错，她也不生气，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纠正我的发音。

有一天外祖父问我：“主祷经背熟了吗？”

舅妈还是用那么低的声音说：“他的记性不太好。”

外祖父的眉毛挑了起来：“哼！那可要挨揍了！你爹打过你吗？”

母亲在旁边听见了，代我回答：“马克辛从不打他，也让我别打。他认为拳头并不能教育人。”



“笨蛋！上帝原谅我说死人的坏话！”外祖父气哼哼地说。他看到我撅起了嘴，就拍了一下我的头，又说：“星期六吧，我要抽萨希加一顿！”

我的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萨希加是对萨沙轻蔑的叫法。他要抽哪一个呢？还有，“抽”和“打”的区别在哪里呢？我见过警察打人，也见过别人打狗打猫，但是还没有见过怎么打小孩。

舅舅们惩罚孩子时，是用手指弹他们的头。上次为顶针的事，他们就被弹了。

那天，还没有吃晚饭，米哈伊尔舅舅在和格里高里一起缝布料。染好的布需要整理成一匹一匹的，还要在缝好的每匹布上缀个纸签。

米哈伊尔舅舅要捉弄格里高里（这个沉默的大胡子工人，他的眼睛已经快瞎了），就叫他的侄子——亚科夫家的萨沙去把格里高里缝东西要用的顶针给烧热。

萨沙很听话，拿着镊子夹住顶针放到蜡烛上烧了起来，烧得快红了以后就放到了格里高里手边，自己躲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正好外祖父走了过来，想帮帮大伙的忙，拿起顶针就戴了上去。

我是听到外祖父的叫声以后跑进厨房的，看到他正呼扇着手指，一边跳，一边叫嚷。

米哈伊尔舅舅趴在床上，拿嘴吹着顶针，想赶快冷却。格里高里没停活计，继续做着自己的工作，一声不吭。

亚科夫舅舅也听到了叫声，跑进来一看，直笑。外祖母正在拿擦子擦土豆片儿。米哈伊尔舅舅抬头看了亚科夫一眼，忽然说：“这是亚科夫家的萨希加干的！”

“胡说！”亚科夫急了。

